

《老三届著名作家回忆录》丛书

大荒冰河



张抗抗 著

JILIN RENMIN CHUBAN SHE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

LAO SAN JIE ZHU MING ZUO JIA HUI YI LU CONG SHU
《老三届著名作家回忆录》丛书

大荒冰河

张抗抗 著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(吉)新登字 01 号

大荒冰河

著 者	张抗抗	责任编辑	包兰英
封面设计	张 迅	责任校对	杨晓红 谷艳秋
版式设计	王咏梅	责任排版	徐松柏

出 版 者	吉林人民出版社 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)
发 行 者	吉林人民出版社
制 版	吉林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 0431—5637018
印 刷 者	北京时事印刷厂
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印 张	12.625 插页 8
字 数	223 千字
版 次	1998 年 10 月第 1 版
印 次	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—10 200 册

标准书号	ISBN 7-206-02917-5/K·98
定 价	22.00 元

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工厂联系。



心仪自然



1968年冬，“文革”期间，胸前还佩戴着毛主席像章。



1969年6月，离开陆家湾，报名去北大荒。临别杭州前，摄于苏堤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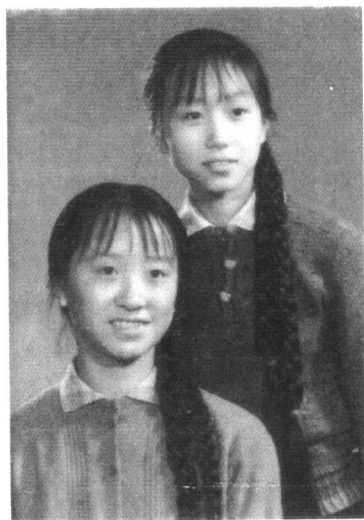
1969年3月，去德清洛舍陆家湾插队之前，同行的三个女生在西湖边合影(左为作者)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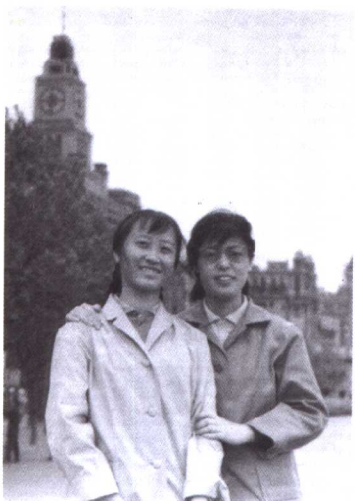
1972年春，在鹤立河农场“水泡子”边。



1973年1月，在冰天雪地中“经受考验”。



1973年春天，回杭州探亲，与妹妹合影（前为作者）。



1974年5月，休探亲假路过上海时，与好友杨以平合影（左为作者）。



1974年5月，休探亲假路过北京时，在天坛公园留影。



1974年7月，在杭州写《分界线》期间，与老同学在湖边游玩。这是“文革”后，第一次穿裙子（中为作者）。



1975年秋，在上海与好友陶玲芬在公园合影（左为作者）。



1975年春节,与父母在杭州上天竺茶园。



1976年秋,在北大荒鹤立河农场场部前。



1977年2月,与农业技术员王春燕大姐及其子女合影。



1977年3月，欢送于淑芬去“小”农大上学，场部机关女知青合影（前排右一为作者，右二为于淑芬）。



1977年6月，离开鹤立河农场去哈尔滨上学前，场部各科室机关干部欢送我合影（前排右四为作者）。



1982年3月，回农场探访。在李淑琴干事家“唠嗑”（左为作者）。



1982年3月，在鹤立河农场陈士富老场长家，接受他赠送的书法作品。



1990年冬，参加北京知青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的“北大荒知青回顾展”（中为作者）。



1997年10月，杭州一中初三（6）班同学相聚（左二为作者）。

背负苍天的一代（总序）



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，有一个特殊的年份不应该被忘记，这就是 1968 年。现在 45 岁到 55 岁之间的人，应该清楚地记得那一年。伴随着毛泽东关于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，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指示的发表，数千万十几岁、二十几岁的初、高中学生离开父母，打着红旗，背着背包，乘着火车、卡车、马车，从沪上，从京华，从大大小小的城市，像遍布 960 万平方公里的河流一样，源源不断地涌向关东、塞北，涌向巴山蜀水、版纳丛林，涌向黄土高原、荒漠戈壁，涌向千千万万的山庄、村落、农场。那场面是波澜壮阔的，那情景是激动人心的。从那时开始，演绎出一代人、乃至几代人的悲欢离合，演绎出了共和国的一次新的嬗变。

从生根开花的初衷到席卷回城的大潮，从大有作为的雄心到一无所有的惶惑，从待业的焦虑到寻觅出千姿百态的归宿，从恢复高考的希望到临时工与出国留学的天渊之别，从“文革”10 年浩劫到



20年改革开放的震荡，历史给一代人出了一道几乎死谜一样难解的命题。在解答这个命题的过程中，有血的殷红、汗的辛酸、泪的苦涩，有艰难中的求索与逆境中的崛起，也有放弃求索的夭折与沉沦。30年中，一代人跨跃两个时代，历尽人间的苦辣酸甜。

如今，在当年数千万知青大军中，有的人崛起了，成为我国各项改革和建设事业的中坚和骨干；也有许多人始终没有在时代的变迁中找到自己的位置，在历史潮流的涌进中沉入河床。我无意于对人生的成功与失败做简单的类比和解释。人是历史的、社会的，同时也是个性的，人的成功与失败可以从多种角度加以总结。但是，在逆境中奋发拼搏，把种种的人生经历变成财富，把最大的苦难咀嚼粉碎，凭着一股坚定的意志朝前走，却是一条成功的公理。我相信，正是靠着这样的力量，许多人走出困惑，走向新生活；也正是靠这样的力量，我们的国家才一次次地从黑暗走向光明。

吉林人民出版社推出《老三届著名作家回忆录》丛书。这套丛书的推出，适逢我国老三届知青上山下乡30周年，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。其意义在于，时隔30年后，向人们提醒，不要忘记这段历史。这套丛书将陆续推出陈建功的《十八岁面对侏罗纪》、高洪波的《也是一段歌》、肖复兴的《触摸往事》、叶辛的《往日的情书》、赵丽宏的《在岁月的荒滩上》、陆星儿的《生是真实的》、贾



平凹的《我是农民——在乡下的五年记忆》、叶广芩的《没有日记的罗敷河》、张抗抗的《大荒冰河》、毕淑敏的《在印度河上游》、范小青的《走不远的昨天》、王晓鹰的《可怜无数山》等十余部作品。丛书的作者都是这场“知青运动”的亲历者，也是这一代人中活跃在当代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代表人物，对于这场“知青运动”，他们当有更为深刻的体验，更为清醒的领悟。相信他们的叙述、他们的辨析，对于今天的人们对30年前的那一段历史，对30年来历史的认识，是有帮助的。

我自己也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的一员。在我的亲人和朋友中，参加过这场运动的人也有很多。回想这30年，感觉就像背上了整整的一座苍天。天是厚重的，有千百里高，有亿万钧重；天又是空灵的，不会把人压倒。30年的历史，怎样去看，怎样去对待，我拿不出一个明确的答案。即使有一个答案，对我自己是适合的，也不见得对别人适合。但是人对于历史，尤其是对于亲身经历的国家民族的大时代的历史，不应当忘却，也不应当耿耿于怀。不要忘了我们每一代人背上的厚重的历史，也不要被它压垮。就像背负苍天，把天背在身上，把脚踩在地上，去求索，去生活。

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遭际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。衷心地祝愿以“老三届”为代表的共和国的长子们肩负起属于自己的历史使命，义无反顾地、出色地实践它、完成它！也衷心地希望当代



青年能从父兄的历史足迹中，更深刻地去解读历史、去体会人生的经验和教训，清醒、理智、满怀激情地投身于时代的大潮，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留下“这一代人”的坚实足迹！

姜大明

1998年2月于北京

注：总序作者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、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副主席。

自序



回忆往事是痛苦的，这意味着要将岁月残留的记忆——那些被一次次无法躲避的风暴和雷电击碎的，并已嵌入我的身体和心灵中的弹片，连血带肉地撕揭下来，一片片一丝丝，再重新缝合成一个似是而非、似我非我的人形。

我想，那已不可能是完全真实的我。

人——会遗忘、会矫饰、会回避、会妄想。通常，我们遗忘的是平淡，矫饰的是弱点，回避的是错误，妄想的是快乐。所以，当我不得不开始这一项我本不愿做，却又是必须做的事情时，我才真正发现——人要正视自己是多么困难。

是否正是出于这一原因，才会出现那句叫做“青春无悔”的话语？轻松靓丽俯拾即是众口一词，就像在这些年间流行的时尚用语。

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：几年前我的一篇短文被一家报纸转载时，编辑将此文安上了一个“青春无悔”的大字标题。然而，在此以前我从未使用过这个时髦的词组，我不知道那位编辑究竟是由于年长



还是过于年少？这个赫然入目的标题使我久久疑惑，我一次次地反问自己——一个人、一代人所牺牲和浪费的青春、时间和生命，真的是能用“青春无悔”这般空洞而虚假的豪言壮语，强颜欢笑地一笔抹去的吗？

但人们往往没有勇气否定自己，我们曾激烈批评的都是别人的历史。当父辈们的青春岁月被退潮的海浪席卷得踪影杳杳之后，我们在免死狐悲的恐惧中，开始本能地挣扎，拼命想为自己留出一块容身的礁石。如果失去了这最后的营盘，我们的灵魂就将四处游荡无所归依，而沦为世纪末活生生的殉葬品。我们不愿不肯不忍也决不能承认自己的人生有一大块空白，因为，我们不再有填补这空白的时间了。我们只能以曾经有过的“荣耀”和“辉煌”，来支撑、慰藉那一颗颗苦涩的心。

如此的自欺欺人，其实同我们所批评的上一辈人，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呢？

我们若是“青春无悔”，那些本应该向我们忏悔——制造了专制与愚昧、牺牲与残害了这一代人的那些始作俑者、鼓吹者和实施者，岂不是轻易地逃脱了历史的审判和追究！

也许，一个缺乏宗教精神的民族，是没有“忏悔”的遗传基因的。“忏悔”的概念来自佛教、基督教等宗教教义，汉语“忏”是梵文 KSAMA 音译之略，“悔”是它的意译，合称“忏悔”。原指“人”对别人或是至高无上的神灵，坦诚自己的过